

鹽鐵論卷第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蟻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觸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



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孔子。栖
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閱世也。大夫默然。丞相曰。願聞
散不足。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
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
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做做。頗踰
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
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
逐驅殲罔。且掩捕麇。鼈。鮑。酒。沉。猶。鋪。百。川。鮮。羔。雉。幾
胎。扁。皮。黃。口。春。鵝。秋。雛。冬。葵。溫。韭。浚。苾。蓼。蘇。豐。奕。耳。

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瓦。足禦寒暑。蔽
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斷。茅茨不剪。無斲削之
事。磨礪之功。大夫達棊楹。士頽首。庶人斧成木構。而
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飾。嵬憂壁飾。古者衣服
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
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
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錡。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
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
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柅。止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

騎駢貳輜輶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
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
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
絲裏枲表直領無褱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
后妃之服也繭紵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
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縑繡羅紈中者素紵錦冰常
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
倍縑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乘棧輿無植及其
後木幹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芷蓋蓋無染絲之飾大

夫士則單複木具般壺柔革常民染輿大幹蜀輪今
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鞞杠中者錯鏡塗采珥
靳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
貉縫腋羔麕豹祛庶人則毛絛松形樸紙皮傳今富
者髀龜狐白鳧翦中者罽衣金縷燕髀代黃古者庶
人賤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鞍鞞成鐵鑣
不飾今富者鞞耳銀鑷鞞黃金琅勒罽繡弁汗垂珥
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汗尊坏飲蓋無
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瓠而已唯瑚

璉觴豆而後雕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
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
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
食稗而燂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
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
白飯其膾膾熟肉今民間酒食般旅重疊燔炙滿案膾
鼈膾腥麇卵鵠鷄搯拘鮪鱧醢醢衆物雜味古者庶
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腰膾不

休息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世相隨慮
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腰膾祭祀無
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大豕
今閭巷縣佰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
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
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脩其祖祠
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
富者析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儷像中者南居
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鷄豕五芳

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
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急於
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訛言而奉
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
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食小人不空食世
俗飾偽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頷徒舌或以成
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
有祝古者無杠槨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
采木之杠葉華之槨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

者黼維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綉高張采畫丹漆古
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蒨之美及其後大夫士
復薦草綠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藺邊蔴而
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猋皮代旃闌坐
平莞古者不粥絰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
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殺施成市作業隨意食必
趣時楊豚韭豕狗脂馬脰煎魚切肝羊淹鷄寒蜩馬
駱日蹇捕庸脯肱羔豆賜鰲贖鴈羹自鮑甘瓠熱梁
和炙古者土鼓由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

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
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
歌兒數曹中者鳴竿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
木板塋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
衣采椁不斷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楸椁貧者
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
也及其後則有醢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
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椹偶車櫓
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紕緜古者不封不樹及虞祭

於寢無檀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
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
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罍豆古者隣有
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
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
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
際尚矣嫁聚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
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富者皮衣
朱貉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楫壁端簪珥古者事生

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
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
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
相慕効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
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
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
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
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
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

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
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
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
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
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
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時供公
職古今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粟衣食私作
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
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

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菲草芟。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暴下不借。鞞鞮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紉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芟徇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求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

迂信機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陛下建

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官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

救匱第三十

賢良曰。蓋樛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弼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大夫曰。孤子語孝。慶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已者。易稱從。旁議者。易

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爲公。滕灌之屬爲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之等。墮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耻爲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爲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丞相曰。吾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慢。出

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劔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為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為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相寬其歸，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食，無以更責雪耻矣。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箴石而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

容易。談且不易，而况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箴石，通關萬，則恐有盛胡之累。懷箴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敞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

於已已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脩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緡。擐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注者君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

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讐。固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

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多不良矣
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
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
貪而無厭也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
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為官者足以代其耕而
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
足相贍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

也繇吏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
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
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
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
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
鄙有性君子內潔已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
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偽也夫內不從父
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

一則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

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况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

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卽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罟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

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竒業勞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悅爾。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安子不為惠。惠惡者不為仁。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耕。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

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贍則民爭止。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貧夫不恡。何則。所饒也。夫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

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溜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賢良曰。言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

勤於力。則功業。牢為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
甘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今時雨澍澤。種懸而不
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
市。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
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
水旱天之所為。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
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

固。殆非獨有司之罪也。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
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為善於下。
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
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
夜。無江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今不
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
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為民父母。民
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
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

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爲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飢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

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徧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塩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爲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塩之時。塩與五穀同賈。器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

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爲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時貴。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一其賈。器多堅。磳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糲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

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末。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斲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燿。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不營於末。

鹽鐵論卷第七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脩樽俎。爲賓非爲主也。炫燿竒怪。所以陳四夷。非爲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竒變之樂。而况縣官乎。故列羽旌。陳戎馬。以示威武。竒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

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器。竒蟲不畜之獸。角抵諸戲炫燿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人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駝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

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脩之罇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莊公弒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墮。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則損益無輕重也。賢良曰。管仲

去魯入齊。齊霸魯削。非恃其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賢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藜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害也。

滿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為寇。侵擾邊境。是

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臣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罟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為臣妾。然猶脩城郭。設關梁。厲

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為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為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勝則備寡。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為寇虜。朝鮮踰徼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南侵滑服今氏棘人舟駝雋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

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脩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上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莠草甘水而驅

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搔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則小國之君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行役戍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搔動也。利則虎曳。病則鳥折。辟鋒銳而牧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

所以失民心。隕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後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悲傷。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閱其父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

也。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爲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訖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人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

所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

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臣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于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行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脩其業。安其性。則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歛省。而農不失時。則百

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

調陰陽而息盜賊矣。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耻之矣。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言滿天下。

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群意。君子雖貧。勿爲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爲者。上之所行。則

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飢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歛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爲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衛靈公當隆冬。與衆穿池。

海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飢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袂廬上漏下濕者。之窟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饑也。高枕談卧。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征戚者之愁也。被紕躡韋。搏梁齧

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粃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難也。同牀旃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舩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暖。被英裘。處溫室。戴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顛。顛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象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箠楚之痛者也。坐旃茵之上。安圖籍之

言若易然者。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管芳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爲之死。民樂爲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爲不便。請且罷郡國權沽。

關內鐵官奏可。

擊之第四十二

賢良曰。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爲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壞界。獸園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給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爲巨患。是以

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何如。文學曰。異時縣官脩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筭車舡。以訾助邊。贖罪告緝。與人以患。美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於籠甬。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陟之役。語曰。見機

不遂者隕功。一日違敵累世爲患。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文學曰。地廣而不得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脩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行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鹽鐵論卷第七

鹽鐵論卷第八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脩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言亡十獲一乎。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智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以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

諸夷納貢。即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贍。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穡。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輦而贍之。愚竊見其亡。不觀其成。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爲蠻貊所給。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況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

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反賂遺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怒也。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御小者。王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因其衆。以兼國。良御不因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備審。以答八極。駢服以罷。而鞭策愈加。故有傾衡遺審之變。士民非不衆。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為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夫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

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愁。焉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爲七十里。穆公開霸。孝公廣業。自甲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擘。蚩尤而爲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爲王。黃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與義兵。以誅暴強。東滅朝鮮。西定舟駝。南擒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

所以匡難辟害。以爲黎民遠慮。文學子曰。秦南禽勁越。北却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詩云。雍雍鳴駟。旭日始旦。言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而爲諸侯宗。周室脩禮長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穎川。號周子男君。秦旣并天下。東絕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羗。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少則朝於人矣。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

而朝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其革之威也。秦楚三晉號萬乘。不務積德。而務相侵。搆兵爭強。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煎之文腸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禮讓爲國者。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爲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憊。但故無手足。則支體

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者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忡忡。念國之爲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耶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治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讐。於是下詔令減

戍漕。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爲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以并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爲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威令支。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爲秦擊走匈奴。若鷲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懼。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爲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尚猶却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若旱之望雨。簞

食。壺漿。以迎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爲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

強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上以爲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不過。以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爲加俛。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爲計者。固若此乎。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爲寇。則匈奴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

帝時虜人蕭關。火通甘泉。群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群羌通。先帝推攘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劔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實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夫以弱越而遂意。強吳度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以相禽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

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食於厨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况負重羸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臯。未知所止。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為役不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輿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本議

不順上意。未為盡於忠也。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強。先帝絕竒聽。行武威。還龍宛。宛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堯堯之地。壯者死於祁連天山。其孤未復。故群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成。為主

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烏、懸官既聞，如耳水焉。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不戰而物故過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僞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

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戍也。為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脩，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寢以深。故謀臣以爲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

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夫三王所以昌。下論秦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大夫曰。事不豫辯。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

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爲禮。爲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颶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躐躑而扶猛虎也。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閉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踳躑而

親之乎。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備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厲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實之不竊，何實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為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偷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踐，櫛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

憂也。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里，介胄而耕耘，鋟耨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幸

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况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詰馳之會，書公結夷狄也，匈奴數和親，而嘗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復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庭，鳳皇在列，樹麒麟在郊，藪群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勢辦之也，推其仁恩而懷之誠也。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為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

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士民隨之。周公脩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論卷第八

